

史學叢書
(中)

137
50735
7.24

420388

國立中央研究院
歷史語言研究所
基本書藏



古人以陳承三國志與班固前後漢書並稱三史蓋承昨之
 而斷實有法良良史才遠哉其則受命仕注復爲創局開緒
 斷繁富於是請求史學焉此後更究心焉惟承昨之善則
 有鑑悟而世明注微引太博亦不免無嫌之病且傳寫刊刻脫
 誤淆亂或多百餘年來長洲何其厚陳氏景雲仁和杭氏世駿
 趙氏一清嘉定王氏鳴盛錢氏大昕大昭陽湖洪氏亮吉鮑鼎
 吳江潘氏耨吳沈氏欽韓壽周侯氏康或勘誤或補闕或證
 密讀史首屈引以爲助然空還議論往往作史評不能實
 事求是其有摘錄某句某條爲之纂輯復標者又未綜全書首
 尾固穿鉤鉤鉤長樂樂差耶先生無情乙部於陳書後注續數十
 年之力研求獨深乃按宋景祐一一碑通證明即近人著述亦
 按拾靡遺去其疑而存其信於輿地辨析尤著成三國志考證
 二千卷不啻鑿宋人鑿空空讓而於詳略之闕默寓歸納即陳
 之指此則義才學識三長不減二劉之於兩漢書矣經之於五
 代史非僅以博洽見稱而已先生歸道山之次年長君吉甫亟
 謀刊刻因緣繼者繼開緒論屬爲助敬識其緣起如此
 道光三十年庚戌春三月南甯楊文孫謹序

三國志補證卷

長樂樂差耶

太祖武皇帝

劉知幾史通稱謂云降及曹氏祖名多濫必無厭使其祖
 試王故陳壽國志呼武曰祖至於文明俱稱帝而已李鴻
 植曰此善於曹操始稱太祖及漢帝遷許以操爲人將軍則
 改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既世爵爲王則改稱王即曹不
 未以之先亦稱王而已明其爲漢王公也爲漢王公而卒乃
 帝則其爲篡也章矣陳壽任許而尊操故微其詞以寓其
 旨若操雖則雖尊操之耳惟蜀先主始終皆稱先主以此
 此知陳壽意中難以正使子勳知綱目之指故隋王通曰使
 陳壽不美於春秋達國之罪言其體雖漢中漢之禮而實法
 則否何合於春秋也

姓曹諱操字孟德漢相國參之後桓帝世曹嗆中常侍大長
 秋封費亭侯養子爲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主出本不爲生太
 祖

紀文達師曰此該治史記周秦本紀之例不託始於漢文而
 託始於周漢實不及魏善敘紀之得體所謂可已而不已者
 也按史通周之祖父季歷許之仲達師昭位乃人臣終多
 王指追尊建名比諸天子可也當述所出所官總義帝諸徒
 加人等不惟其志所無無與臣夫應其其人直公皇之祖
 而已陳氏直筆顯于玄而著也 潘眉曰陳史帝紀不書

自稱與孫氏孫氏華陽志王範交廣州春秋孫氏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王隱父廣記句粹九州記王隱父之身也王隱父

劉備仁斷西川外傳與孫氏為一事是則以夏侯氏為家

室矣何焯曰夏侯氏之子雖向清河公主側子衡亦安也

氏則謂為夏侯氏之子者故謂之不足信或疑侯

氏與孫氏引諸書曰王素服李郭東門外安孫氏曰在禮

天子矣同姓於宗廟門之外矣於城門外其所也孫氏夫謂

以夏侯氏為同姓故累為諸州孫氏所謂孫非事也且其高卿

以天子側近至又何說乎

王素服云太祖少好飛鷹走狗并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

太祖祖思之後遂及父於路乃騰取面喙曰叔父怪而問其故

太祖曰空中忽風叔父以告諸將皆呼太祖太祖曰觀如故

將聞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愛於叔

父故見風耳焉乃疑為自後叔父有所告焉終不復信太祖於

是益得肆意矣

按注但言曹氏傳為人所作不著其名今書亦不傳所

引小說家所載即據此耳說文尚口反不正也王素服曰

准切口反也嗚呼一切經音義六引諸俗文解反曰嗚

孫盛異同雜語曰博覽學善持好兵法諸家所法名曰

按要

隋書經籍志兵書孫盛十卷又兵法要論七卷又兵法接要

三卷又兵法略要九卷並魏武所撰或曰接似當作任節以祖

名節而進之潘觀曰太平御覽八引魏武兵書接要云孫

子稱司馬氣非云非嫌非之形似為歎者言主人忌又細覽

子稱司馬氣非云非嫌非之形似為歎者言主人忌又細覽

子稱司馬氣非云非嫌非之形似為歎者言主人忌又細覽

十一引魏武兵善接要云大軍將行雨滿衣冠是謂灌兵其師有嚴三軍將行其旗整然皆面是謂大露三軍夫從將軍兩甚是謂浴殿先陣若敗亡極多占驗語也

造五色練

何焯曰林應校續依黃韻注也

徵拜議郎 魏書曰太祖從妹云昭儀侯宋奇或謀從坐免官後以能明古學復徵拜議郎

按宋奇之封不見於後漢書無方補表亦失載考後漢書后紀靈帝宋皇后父鄭封不具鄉侯光和元年后廢鄭父子並祿考則靈帝侯必宋皇后兄弟行也

是歲以侯覽博得大因此復上書以諫

侯康曰後漢書劉陶傳光和五年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云云通鑑考異曰耽時已爲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工改通書云太祖上言切諫不云與耽同是過公不取弟父而取親書也

光和末黃巾起非郡都尉討鎮川賊邊爲濟南相國有十餘縣畏吏多阿附皆賊賊汚賴藉於是奏免其八

徵本考通云魏武故事所載十二月己亥合操先在濟南後徵爲郡尉此非郡都尉乃在濟南相之先似當以操自徵爲正

沈欽韓曰續漢志濟南國領十縣此餘字衍 按太平御覽卷九十三引奏免其八下有九字是也此誤脫

徵還爲東郡太守不就

杭世駿曰後漢書光武十王傳明恭順王容初平元年遷東越至長安奉章貢獻盛稱東郡太守曹操忠誠于帝操以此

簿總操操雖不就東郡當時以此稱之也

筆案城外春風詞義書傳秋冬七徵以自振舉

太平廣宇記卷十二引魏略曰太祖于議東十五甲澤中築堤橋舍讀書刺機閉絕賓客郎謂之澤東 水經陰溝水注云此城東有曹太祖故宅所在自曹對應側擊臨水

徵大祖爲典軍校尉

出 書曰此西國八校尉之一見後漢書靈帝紀 杭世駿曰操別傳云拜操典軍補討寇將軍士卒共叛受命之操得脫身亡走詣平原亭長舍南曹廣南處士臥養足創八九日

謂亭長曰曹濟南雖敗存亡未可知公幸能以車牛相送注靈四五日甚厚報公亭長乃以車牛送操未至悉數十里騎求操者多操聞之叱之極大言始皆足操

大將軍河進與黃綬謀以宦官太后不聽遂乃召董卓欲以爲太后

黃忠彤曰何皇后進之女弟也何皇后生皇子漢王貴人生

皇子協靈帝以操經傳欲立協屬黃門宦者領之帝崩頃以

誅進而立協不果操既即位何后臨朝是以所領之故漢子宦官與陳蕃對武事同情異以忠私之分也結同書以快私

情實有不敗者況如進之操前惡操哉

卓表本祖爲驍騎校尉

後漢書百官志大將軍營五部部校尉一人宋書百官志驍騎將軍別有營趙一清曰此時無驍騎將軍而公蓋以校尉與營兵也其後乃置驍騎將軍

後漢書曰太祖以卓弟必能敗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陳泉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又世語曰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陳太祖自以音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又孫盛雜記曰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懷槍曰我與人無仇我遂行

按此二書所傳大同小異末一條近是負人負我語遂爲千古口實太平御覽卷四百七十八引梁祚魏國統云初太祖過故人呂伯奢也遂行日暮道逢二人容貌威武太祖避之路二人笑曰觀君有奔懼之色何也太祖始覺其異乃悉告之臨別太祖解佩刀與之曰以此表吾丹心願二賢慎勿言

拾起兵於己香

後漢書郡國志陳留郡己香水經陰溝水注云陳留風俗傳曰魏故宋也據以陳楚之地故宋國靈威縣之徙豫龍鄉也以處其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徒求置縣矣永元十一年陳王側地以大棘鄉直陽鄉十二年自陽林之命以嘉名曰己香

從弟洪以馬與太祖得夜遁去

王嘉拾遺記云曹洪武帝從弟東魯產駿馬成羣武帝時車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讓帝其馬號曰白鶴此馬走時唯覺耳中風聲即倒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渡行數百里驟息而馬足毛不溼時人謂乘風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諸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鶴

袁紹與韓馥謀立幽州牧劉虞爲帝太祖拒之并統舊義太祖答紹曰董卓之罪暴於四海吾等合大衆興義兵而遠近莫不響應此以義動彼也今幼主微弱制於奸臣未有昌邑亡國之實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諸君北面我自西向

何焯曰是時魏武以兵少與袁紹等語揚州募兵劉虞在幽州故曰北面長安爲行在所故曰西向

紹又嘗得一玉印於太祖坐中舉向其財太祖由是笑而惡之世鑒書曰太祖大笑曰吾不聽汝也

趙一清曰後漢書徐庶傳注舉嚮向肘吾乃是袁術過豫流堅妻之物魏武曰我我不聽汝乃至此其事爲有徵今以弟移作兄陳承祚之疏也

太祖領兖州牧進兵擊黃巾於壽張東信力戰顯死

後漢書郡國志云壽張春秋曰自漢曰壽良光武改壽張故屬東郡水經汶水注云汶又西至壽張故城東逕爲澤諸鮑信戰死於此

追黃巾至濟北之降冬受降卒三十餘萬男女百餘萬口收其精銳者號爲青州兵

何煥曰統武之強自此始

四年前引軍入陳雷屯封邱縣山餘賊及於大澤等佐之

太平寰宇記卷一云黑山去封邱縣北三里魏志胡年四年

袁術引軍屯於封邱縣山首矣 舊學作名勝志云黑山即

黑山在淇縣西北五十里墨子舊居此山

術走義邑逼到太壽

趙一清曰太壽不覺於兩漢志太壽在臨邑之西許夏

侯得傳

興平元年春太祖自徐州還初太祖父高去官後還謀董卓之

亂還難瑯琊為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讐東夷

水經泗水注云初平四年曹操攻徐州破之拔取慮離險夏

邱等縣以其父尊難破書於此尉其男女十萬泗水爲之不

流自是數路入無行跡

太祖曰布一旦得一州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東路入

我而乃屯臨陽吾知其無能爲也

後漢書郡國志云東平國故梁敬帝別爲濟東國立帝爲東

平國屬縣亢父又章帝分東平爲任城國亢父屬任城 劉

祖禹曰亢父城在濟寧州南五十里本齊地戰國後歸秦曰

秦之攻齊也伯嚭饒之地過衛陽晉之道晉平亢父之險車

不得方軌馬不得比行百八十里人不得過謂此也

司馬遷異扶太祖上馬

司馬遷異扶太祖上馬

襄陽獻帝春秋曰

南齊書志獻帝春秋十卷袁曉撰

年春魏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

魏祖禹曰濟陰城不定陶濟陰地或曰漢濟陰郡亦治此世謂

之左城以亢父山南也後魏謂之孝昌城 沈欽韓曰志深

南城或卽其處

冬十月天子拜太祖兗州牧

按初平三年魏仁已與葛鵲等至東郡迎太祖領兗州牧益

彼時但權領之耳至是乃奉天子命爲真也

建安元年太祖將迎天子乃遣曹洪將兵西迎衛將軍董卓

與袁術將孫堅拒險洪不得進

後漢書董卓傳董卓承韓馥選亂政潛召操此又董卓之計也

其之不同何也

夏六月遷鎮東將軍封費亭侯

魏文勅聚卷五十一云後漢獻帝詔書拜鎮東將軍費亭侯

侯費操業蹟忠貞輔幹王綱頃遭凶暴海內離折操執義討

賊黃巾爲國出命夫疎以賞功鄧以能否今以操爲鎮東將

軍鎮兗州收養父費亭侯高節並印綬符璽

奉別屯梁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梁縣臣瓚曰此梁是周之小邑見於春

秋 全祖望曰春秋指華人段梁及霍之梁在襄國爲南梁

非近汝水之別

漢書紀曰

隋書地理志卷之二十一帝起二卷漢代中則又撰

漢昭等勳太祖郡許九月車駕出關而東

漢書地理志云鎮川郡許後漢書縣國志注帝帝後郡改許

昌樂此非也許昌以魏黃初二年改後漢書地理志注引

帝春秋云車駕出洛陽自轅轅而東攝奉節引車迫之

騎賊主操設伏兵要于陽城山核中大敗之

以太祖為大將軍封武平侯

後漢書百官志云將軍不常置比公於四第一大將軍次

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注引秦置漢儀曰漢置大

將軍驍騎位次丞相車騎將軍將軍金紫位次上卿水經

陰溝水注云渭水又東逕武平縣故城北魏武王封於此終

以武平縣更名

自天子西遷朝廷日亂主是宗廟社稷制度始立

後漢書地理志注引獻帝起居注云舊時宮殿悉壞廢卒之

際拾遺故瓦材木工匠無法度之制所作並無足觀

侍中太史令王立

趙一清曰王立即初平四年奏曰雖無變為貴請所幼書宋

書符瑞志有太史令王立

書符瑞志有太史令王立

自為大將軍後始稱公蓋天子三公稱公也

於是以前紹為太尉紹既班在公下不自受公乃固辭以

是後紹入子孫公司學行車騎將軍

沈欽韓曰大將軍位在丞相下霍光奏廢昌邑王次子丞相

楊敞之下後漢書地理志注云大將軍位在三公下置官屬

依太尉公卿希肩奉職位次太傅下三公上自後梁漢又加

味增增高第爵茂才官屬倍于三公治官已久故紹為

太尉制於其班在下也後漢書獻帝紀云曹操自為司空

行車騎將軍事百官總己以統

是後用奏職爵等議始與也田

後漢書百官志注云曹公最典典中郎將秩二千石典典都

尉秩六百石典典四百石典典校尉秩比二千石曹曹傳之傳

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曰田畝至千

餘斛水田收至數千斛

袁紹之在河上軍人仰食桑榆

後漢書五行志云獻帝興平元年九月桑復生世可食臣昭

問桑生世世是木與必在濟民安知非桑乎時為生死敗

周秦禮盡鍾離鬼不可勝言此車輶大槩命雖連理附

枝亦不能及若以為怪則建武野蠻生麻枝尤盛復是為

妖邪

二年春正月公到宛張繡降而悔之復反公與戰軍敗為流

矢所中長子昂弟子安民遇害魏書曰公所乘馬名絕影為

流矢所中傷頰及足并中公右臂又世語曰昂不能騎馬於

公故免而歸還舊

按秦繆傳補武成祖厲人驍騎將用濟族子為流矢所中死繆領其眾太祖南征置清水驍騎宗降太祖納濟妻結恨之太祖聞其不悅繆有殺繆之意計勸繆殺繆太祖太祖軍敗二子沒此與紀所載微有不同 趙一治曰昂字子綽即靈惠王有傳太祖之弟無間東平蓋王徽傳云奉叔父明威哀侯後樊安公均傳云奉叔父劉恭公彰後不知二人誰是安民之父也

世語曰舊制三公領兵入見時交戟又頭而前初公將討不緒入繼天子時始復此制公自此不復朝見

後漢書伏皇后紀云自帝都許守位而已屬衛兵侍奏弄曹氏驚舊制咸謂郎趙彥為帝陳言時棄曹操惡而殺之其餘內外多見許幾機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情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捨操失色俛仰求出路僅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刀掖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詰

三年春正月公還許初置軍師祭酒

趙一治曰祭酒之稱周未有之史記荀卿三為祭酒是也軍師祭酒本漢官見漢書鄭康成傳公以建安元年拜司空故於三年置軍師祭酒考之諸臣傳中無全稱軍師祭酒者轉後為軍師在建安三年以前無說又後此鄭嘉為司空出祭酒無師字鄭應星昭結荀為軍師祭酒而昭傳云拜司

空軍祭酒則知嘉亦軍師祭酒也又陳以荀故為中軍師繆為前軍師涼茂為左軍師毛玠為右軍師任孫權表華歆為軍師而非祭酒也至王粲陳康阮瑀陸瑁等雖軍謀祭酒皆記室之任也而杜襲則以議議祭酒夢大樂事其任益輕劉楨荀彧為軍謀祭酒之屬官也想因軍師名位太尊故降而稱軍謀郭六朝時有軍諮祭酒蓋即軍謀之易名耳

三月公還建康於康水經濡水注云濡水又逕橫縣故城北又東南逕武故城之西南是建安三年曹公收張繆之所築也

公與荀彧書曰賊來追吾雖日行數里吾等之利安眾破賊必矣水經濡水注云濡水逕安眾縣出而為陂謂之安眾陂魏太祖破張繆於是處與荀彧書曰縛過吾歸師遇我死地誓於水之間以為治毒之報也

分取鄆東海北海為城陽利昌昌縣

錢大昕曰城陽傳太祖為呂布索得荀見而稅之使荀相與故尹禮床觀觀兄康等太祖以荀為琅邪相教利城東莞觀北海城陽太守是東莞亦此時所置也昌慮郡建安十一年內入東海利城郡未嘗何時并省黃初六年利城郡兵以方等以郡及殺太守徐質則魏初尚自之魏書曰袁紹與故太尉楊彪大長秋梁紹少府孔融有隙使公以他過諒之公曰當今天下士願瓦解推奉並起魏州

天

有夫人懷快者有自爲之心此上下相疑之秋也雖以無嫌待之終覺未信如有所陰明雖不自危且夫起布衣在塵垢之間爲庸人廢放固可略怨乎而祖故尊德之謂而尊德以安如何忘之經以爲公卿之公義內實難異深懷怨望

按王十神詠史詩云太恩丁是到前年殺孔融門下殺奉簡地下埋哀公此詩明言殺孔融實公義楊伯也九陳齊筆記云陳如才無能孔融楊伯世有大小兒之目而陳伯除之時意益謂往年誅楊伯前年誅孔融誅殺之無已也昌黎之對竟以雍齒爲解乃融兒殺而彪幾着於死殆卒不免於刑戮殆死才逾百日而操亦卒使死者有知果何以見袁公於地下乎

以其罪屬袁紹屯射太

後漢書郡國志河內野王有射太照 顧祖禹曰宋大姓自故武德縣止

周使楊故長史薛洪河內太守張衡南守自將兵往迎紹求殺番蘭曰紹當爲楊文選荀彧繼矣將校郝曲云薛洪楊同開賊就化字作楊李善注楊音賜

以魏仲爲河內太守以河北事何操曰程舉謀魏仲而用之皆假以懷四方之上於時諸葛世曹大抵多在河北漢南也詳所謂矯情任智不念義忘國捐此類

之未東也陰與重承等謀反至下邳遂殺徐州刺史布出舉

兵屯沛劉備王忠擊之不克

後漢書劉志此舉此事於重承死後此則在承死前袁紹同放通鑑若謂劉志誤則公傳亦宜先言殺屯門於建安五年前與此紀及袁紹合然標意先上本與而承等密謀謀曹操殺使謀水成必先言曹操殺中曹操所以先言傳爲是而餘皆誤 錢大昭曰此沛固劉備亦字公山非劉繇兄也東萊劉繇字子建安 年

孫盛魏氏春秋云

隋書經籍志魏氏春秋 下卷修德縣

五年公選軍討袁紹進保陽武

水經渠水注云渠水又生息陽武縣故城南東臨汴渡水又過陽武縣北自高平之官渡臺渡在中在故世又謂之中牟臺建安五年大祖營官渡官渡在陽武官渡前依少堆爲屯東西數十里公亦分營相禦大祖不利紹進臨官渡起上山地道以逼公公亦登高臺以揖之即中牟臺也今臺北土山猶在山之東悉紹舊營遺基在存

晉書經籍志魏氏春秋四十七卷許崇陽太守習鑿齒撰

時公兵不滿萬 將記述者欲以少見奇

何焯曰上固五分營與相當矣則此但杜白將之幾兵也蓋亦必有 萬人云不滿萬則非其實

成而降賊劉繇等敗紹略略下紹使劉備助公使曹公擊

之備走逐破辟屯

按此事亦見蜀先主傳然前於建安元年曹操南顧川黃巾何能割辟而部何曼等若數萬初據袁術又明孫堅太祖等討破之斬辟邵等十餘傳亦云斬辟邵等語其說是此時劉辟已投奔五年何以復有汝南劉辟等承應袁紹乎抑或別有一劉辟也

大破獲等皆斬之公意欲不殺又明旦鑿于鏡此益不足人部晉諸葛亮帝時還為左軍校尉與魏武將西圖一校尉之一故欲活之趙一清曰雖得不忘謂無勇也

紹初聞公之舉與謂長子說曰就彼攻增等吾汝汝其營被固紅箭騎突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氏

趙志高說此云高覽為二名

九年夏四月楊兵河上

九年夏四月楊兵河上

九年夏四月楊兵河上

九年夏四月楊兵河上

九年夏四月楊兵河上

經史集解云操以酒見納于士死知已懷此無忘又承約白頭交之後路有禁由不以斗酒擊雞相沃酌事過三歩後始勿思擊鼓時鼓聲非至親屬好胡言為此辭甚悽愴然以中前報報此則非遺使矣

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殺不戰之士治平尚德行白事費功能謂言之言一似皆荒疏疎

按此言操虎而言士之傳以避禍改爲羗約今人遂用知說約矣

冬十月到黎陽爲了整與羗結盟

五月耳謂羗出後其伯不爲羗服三年而於再期之內以有言

時必矣操謂羗與之論禮故

九年春正月濟河過洪水入白溝以通糧道

水經淇水出云淇水又南歷枋頭蓋淇水口東流逕枋頭

界建安九年魏武王于水口下大枋木以成橋過淇水東入白溝以通運故時人謂其處爲枋頭

二月前復以爲曹蘇建曹配守縣

四出

以口舌折破之而後而相道通言而即又擊破之

何得曰破指則高於日用之授其師故那那則義斷兩州之

版東經學術必自將名理道不通則學成大有自遺之勢

所係九大也

謂言山河湖海今猶有此

紀文達師曰義注初意似亦欲如應助之法美善考究訓詁

引證故實故於此祖國特注祖直又如續平字則引續漢

書郡國志注續平縣名屬臨陽南道字則引漢書高祖二年

封楚王項羽南道續平字則引公羊傳先正字則引文侯之

傳位字則引左傳致屈字則引詩被爰字本傳字皆作字則

皆引書糾妄入刑字則引國語主蜀志卻止傳釋義一篇句

句引古事爲注主連數節又如彭素傳之岳不測老華佗傳

之與本似專秦史傳之轉草異文少帝紀之吏更異字亦聞

有所辨證其他傳文句則不盡然然如蜀志立傳百忍注

其好曰補救切魏志涼茂傳中忽引博物記注一縷字之類

亦間有之蓋欲爲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刪棄故或許

或略舉有或無亦感爲詞不純然雖難繁富凡六朝舊籍今

所不傳者尚一一見其庄略故考證之家取材不竭云

何故故陳州刺史陸參及陳琳之陸公不許爲國益急而夜通

保祁山

錢人所曰何懼下應有遺字按袁紹傳有 顧祖禹曰監曉

自生於漢府城內有書注安陽境有山岷山後漢書袁紹

注曰曰岷山之名也又謂之曰岷山者爲公卿曹操於此

建昌監領監口之義云

建武帝年或方向上事曰臣前上 漢書袁紹

討之入尚大化袁紹部曲散守引兵進已陳軍據堅執說朱

旗爲糧虎上雷謀空旗眩瞞費氣投見解甲有然沮壞

尚單騎遁走擒棄爲節統大將軍部都侯印各一枝兜鍪

萬九千六百一十枚其矛鏃弓劍不可勝數

郭定公臨紀紹墓哭之流涕 孫盛云夫匹夫匹婦及人前百所脫

玩珍飾館義無虛席持道盡好絕何失之自昔漢高失之於項

氏漢武遷謫於此舉豈非百慮之一失也

唐庚曰劉頂受命懷王約爲兄弟而紹與少相友善同起

事而紹又爲盟主雖道非好絕至於相傾然以公義討之以

私怨哭之以不忍爾義亦不以義廢恩是古之通也何名爲

失哉

天子以公領典州牧

按十三年云漢魏公官置丞由御史大夫以公爲丞相

又十八年云天子使御史大夫魏應持節拜命公爲魏公如

九錫又二十一年云天子遣公爲魏王書法並同而後遷

書都帝紀一則曰曹操自魏費州牧一則曰曹操自爲丞相

一則曰曹操自爲魏公加九錫一則曰曹操自進就魏王

蘇州志作於范書前且百餘年不能無所同同范書脩於宋時已隔兩朝可以據事直書其所值之時不同也

十年春正月攻諱破之斬諱誅其妻于冀州平

諱目及月中不決公乃自執梓鼓士卒咸奮時破陷

趙一清曰郡雖破而諱猶據其東故必斬諱而後書冀州平

其雄記云諱於兩度攻冀諱斬之操作鼓吹自稱威威於

馬上舞

禁厚葬

宋書志云漢以後天下迭死奢靡多作石室石獸碑銘寺

物遂安十年魏武帝以天下嚴禁下令不得厚葬又禁止碑

公國表圖二月故之於邳邳去邳州

太平寰宇紀卷四十五云邳州城漢縣也上黨記曰自

公之國蓋圖起土山於西城內築界城以遠之又縣東南有

曹公壘後高幹所築

邳水自呼離入邳水右平廣渠又從河河口入入海河名東州

渠以通海

趙一清曰後漢書光武紀注呼離河舊在縣南南魏太祖因

魏河故蹟使合北注新條水所以今在魏縣縣是渠水經邳

邳水注引廣壽魏志曰曹太祖從河河口築渠運邳奴渠州以

通河海潘水注曰邳水自邳奴縣承邳邳水東出謂之魏河

口魏太祖征蹋蹋與河河口俱謂世謂之新河陳壽魏志以通

河海也近凡兩引陳志俱有河海字與今不同何即呼離

河也

二國志新條水

三國志列傳卷二

長樂榮章鉅綱

十二年春二月公自詣于還鄉

趙一清曰袁譚既死而孫權雖有白高幹偏屬財賄既斬幹而袁氏親屬盡矣乃始移營鄴都也

與諸將十大夫共從戎幸

袁廣英曰士大夫將士也曰李廣傳趙一清曰鄴原傳注

引原訓傳亦有此附

引中軍中軍建業外道趙一清曰山陰谷五百餘里經白邊歷平岡步駐車庭東相柳城

水經歸水注云屬龍溪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歸水向海

東主古陶唐龍之腹故唐聲折故有九野之名唐前故城魏

武征陶唐所乘也顧祖禹曰白檀縣在密雲縣南漢置

陽陽郡以縣有白檀山故名後漢廢平岡城在營州城南

五百里漢縣為石北平郡治後廢縣屬城即營州治也具

故城在營州南漢置縣屬遼西郡後漢廢縣在今大寧衛東

尚陽與顯遼通西單丁據班石北平單于使臣孫之等

饒大所曰以烏丸尉單傳考之石北平單于乃烏丸非能臣

城之其名能臣氏者附代郡烏丸非石北平也氏與低音相

近

八月登白狼山幸與虜寇相逐公發諸軍虜陣不整乃縱兵

擊之斬虜及名王以下胡漢降者一十餘萬口還軍于遼

使九及遼西北平諸將奉其種人與尚陽奔遼東

水經大遼水注引英雄記云操一戰斬顯遼白狼山連斬子使人格

上林舞又博物志曰魏武伐國顯經白狼山連斬子使人格

之殺傷甚眾王乃自率從健兒數百人擊之驚呼奮起

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舞趙上王車範子將

十此歌使跳上獅子舞即伏不敢起於是殺之得獅子一

還未至遼陽四十里諸將皆驚呼

十三年春正月公還鄴作玄武池以肄舟師

水經河水注云魏武玄武池故苑有玄武池以肄舟師有池

梁釣臺竹木叢茂今池林絕跡略無遺跡

陳紀二公官置丞相謝史大夫夏六月以分爲丞相

後漢書謝帝紀上西漢自爲丞相又西官是日軍中已太尉

雖爲相國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西公爲丞相都處爲御史

大夫則罷三公官都處免不復稱矣

先賢行狀曰瑒字孟平廣陵人

後漢書瑒傳作字孟玉疑此字誤

瑒傳而瑒致之漢朝

止齊書辛術傳云術修廣陵陰鄉傳國書是鄉此蓋即秦唐

制方四寸上紐交帶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二漢相

傳又傳魏晉魏帝敗沒於劉聰聰敗沒於石氏石氏敗於

帝永和帝時陽太守張制施得之送於建都歷末齊梁陳

侯景得之景敗隋中趙思賢以施於京南兗州刺史第元

送於衛故衛以進焉魏書太武紀太平興七年鄭威發五
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書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
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引用料州名上韓萬鄭義等

潘道曰劉表傳即義即此人義字當作義

衛道四朝書曰上谷王次仲著魏書始為楷法至靈帝
好者也多能書而鍾繇官為最其於其能每書組則其札
約乃益為心而飲之而侯其札而稱其札

唐張懷瓘書斷云八分書篆羽人上谷王次仲所作始鑒召

之三微不至大禁制雖中逆之於道化為大鳥飛去鍾繇官

南鄉人靈帝徵天下工書於鴻都門至數百人八分稱宜官

最嚴書如鵝羽木鳥鵠自造習書衛使傳宜官後為表尚

書今拒處有耿球碑其書其工云是宜官也 林暢國師曰

王海引則下有而字兩札字並作樹

又鵝卒以攻者至選部尚書

後漢書百官志注引蔡質漢儀曰吏曹尚書典選舉舊記丑

書職官志靈帝以侍中梁鵠為選部尚書於此始見魏以選

部為吏部主選部事

使在祕書以勳書自效又魏字孟黃安定人

何焯曰書魏書勳作勳宋本黃作皇 越一清曰水經注

舊唐書作皇蓋古字通

公自江陵征備至巴邱又公主亦雙與備戰不利於是大疫

士多死者乃引軍還

太平御覽卷十五引吳越記曰曹公赤壁之役行至雲夢大

澤中遇大霧迷失道路又江表傳云周瑜破魏軍曹公復書

與權曰赤壁之役雖有疾疫孤燒船自退權使關瑜得此

名 關瑜字羽水經注江水左逕百人山南右逕赤壁山

北當周瑜與黃蓋詐譟武大軍處所也按水經注之左逕者

江北也云右逕者南也 方輿紀要云劉主營哭口漢兵

逆操遇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口又江表傳魏軍不

利引大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今江寧關口赤壁者有五漢

陽漢川黃州麻魚江度也當以麻魚之赤壁當赤壁之事自

元和郡縣志以赤壁與烏林相對則漢以古蒲磯山為赤壁

是今兩陽州地失之遠矣 陸康同世之為將皆勝多其兵

而不知兵至三千萬無用兵而以六十萬勝起口四十萬勝

秦惟王朗瑣籍二人而多多益善者獨韓信能之其餘兵至

三十萬未有得志者趙括以四十五萬敗於長平漢初合五

諸侯兵五十六萬敗彭越以三十萬困於白登王恢以三十

二萬敗於薺張敖以八十萬敗於合黎陳以九十萬敗於

遼東其眾愈多其敗愈速然猶有可證者曰將不善石晉公

可謂善將矣後以水軍六十萬號稱八十萬而敗於淝林是

成戰艦相接故為敵人所變大張電報放殘死者幾半此兵

多為累之明驗也以漢高祖之才不過能將十萬眾則水軍

六十萬當得如漢高祖者六人乃能將之漢高祖豈易得者

亂其脈也宜矣

偷逢有荆南江南諸郡

按晉書地理志云建安十三年魏武盡得荊州之縣分南郡

以北立黃陽分南陽西界立南郡郡分枝江以西立臨江郡

及敗於赤壁南郡以南屬吳後遂與蜀分荊州於是南郡寄

陟武陵以內爲屬江夏桂陽長沙爲屬南陽襄陽南郡爲魏

而荆州之南南北雙立又水經南水注云又有運宛城東荆

州刺史治荊南亦謂之荊州城蓋即荊州已廢然鼎足之勢矣

山陽公載之曰

隋書經籍志山陽公載記十卷集賢堂

十四年春三月軍至譙作輕舟泊水軍秋七月自始入淮出肥

水軍合肥

魏文帝浮淮獻序云建安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

汎舟萬艘時子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觀師徒觀舟航

載盛譙縣孝武盛唐之狩船數千里殆不過也

孤祖父以至孤身皆當親軍之任可謂親信者矣以及子統

兄弟過於二世矣又前朝恩封三子爲侯固辭不受今更欲受

之非欲復以爲榮欲以爲外援爲萬安計

何焯曰子植文類作子桓植字乃桓字之誤 譙晉書曰對

臣下不以所子之字爲嫌觀陳思王傳注中屢稱子建則此

爲子桓也 唐韻曰張海虞名案文集已作子桓此何

吳門所本也然考是時方封而植猶稱侯爲侯所謂前朝

恩封三子爲侯也植字不誤傳不於十五年未受朝職至十
六年始爲五官中郎將張何一家故子植爲子桓但陳兄弟
之次序不考受爵之先後皆似是而非也

欲孤使爾矣前所典兵衆以還執事歸就武平侯國實不可
也何者誠恐已歸兵爲人所納也既爲子孫計又已敗則國家
傾危是以不得已也名而處實禍

一傾行讀史漫錄云此皆其肺腑全語可證以示天下無所

掩飾非大英雄不能大抵人臣之勢至於不能自通則必爲

不義非必欲進福正欲免禍耳 黃恩形曰方操夷袁紹少

荆州天下大勢駸駸平折而入己誰知袁紹赤壁相拒舉容

十年糾合之結銀付之一炬免脫爾爾伴以身免蓋自出師

以來未嘗經此大變而孫權既據江東劉備復有兩翼

掎角並起則足勢成始知人物不能驟收利刃又不可假人

於是豪奪之計一變而爲巧餒矣

十六年春正月 譙書曰度辰大子報城戶五千分所讀三

龍五千封三子植爲平原侯據爲宛陽侯約爲臨陽侯

潘眉曰武二十五子無名約者此所封臨陽侯王林也約

卽林之初名 後漢書郡國志宛縣宛陽侯平國屬陽南

陵屬陳

天子命公世子石爲五官中郎將

後漢書百官志云五官中郎將一人比一千石主五官郎

趙一約曰魏晉更錄其官始以曹孟始是之說可

三月馬超連同韓遂殺李暹成宜等族

明鑑本李暹作李暹然後云新成宜李暹等又馬超韓遂傳

皆作暹則作李暹然後云今 殿本已改正

諸將見敗不知公所在皆惶遽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

笑曰今日幾為小賊所困乎

沈欽諱曰幾為小賊所困乃光武之語據引之以自解耳

通鑑本劉河以西諸和

最大昭曰信謂使者也史記韓世家陳軫說韓王發信臣多

其車重其辭周馬相如論巴蜀故遣信使曉諭百姓

九月進軍葭州舊傳曰時公軍每渡渭橋為超所衝

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于伯說公曰今天寒可起少

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

御蘇羊師曰可一夜而成五字太平御覽引作須與冰堅

鐵石功不達謂百塔皆立雖全湯之固未能過也二十四

語意較暢此節文耳 按舊主字子伯見後傳

十七年劉河內之寇陸軻散林建東都之衛周郎印東武陽

干鉅鹿之樓陶周南和麴平之任城趙之襄國郡郡易

益魏郡

鑑本新曰光武許廣平國人鉅鹿縣此後未見復置疑廣

下衍之一字任城屬兗州不當以益魏郡蓋亦衍一城字

陳劉陸注續漢志引此文作廣平之廣平任城俱屬時已有

廣平郡然獻帝遷居注建安十八年兗州部三十一郡子

廣平縣本亦云廣平郡後漢書注廣平上三字明是初云

不足據以為證國本後漢書無此三字也

冬十月公征孫權

又選有陳孔璋檄吳將校郡國文一篇當即此時所作

距吳曰陳孔璋檄吳將校郡國文僅見於昭明文選中三國

志及後注皆未之載也按魏志武帝紀建安十七年冬十月

公征孫權又十九年秋七月公征孫權又二十一年冬十月

治兵進征孫權此但云年月朔日而不明指何年按魏志

孫權傳建安十七年太祖征孫權或疾疫死者甚多時年五十而

此檄當屬向會合或告江東諸將校郡國則屬或向存其

歸建安十七年征權時無疑也然檄中所云如銅鑿涉虜則

上約吳表按魏志武帝紀置夏侯淵討孫權遂討建安十九

年冬十月事也西平金鑑諸將新逐孫權約首則建安二十年

五月事也又云軍入散關則華氏率眾還漢中則關平不

按魏志武帝紀公出散關以王國茂持險不報公破屠之

小建安二十年五月事也公至陽平則建安二十年秋七月

事也又云張魯遁走人巴中懷恩悔過奏請還降按魏志

武帝紀魯奔巴中亦建安二十年秋七月事也魯自巴中

將其餘眾降則建安二十一年十一月事也又云巴夷王

以侯氏遣呂奉種落以奉王順接魏志武帝紀巴七姓

二休胡蜀侯氏復舉巴夷民來附則建安二十一年九月